

山风与傻姑

曹冬艺

清晨，夏天的风吹进山里，凉丝丝的，凌启胜给傻姑洗脸。傻姑是凌启胜的亲姑姑，她背部佝偻，脸上布满一道道褶子，两只眼睛空空地望向山野。

傻姑一生下来便又聋又哑，智力发育迟缓，十几岁还光着脚在泥巴地里打滚，被村里的小孩子嘲笑和驱赶。她跑进树林捡拾散落在地上的野果子，被村民用来打麇子的土炸药炸断了四根手指，震坏了脑神经，从此更加疯疯癫癫。

傻姑虽然是个累赘，可也是父母的心头肉。凌启胜记得，月光中，劳作了一天的祖父总不会忘记给傻姑唱山歌，“茶山香来人忙活咧哟喂，我家傻丫快快长咧哟喂……”山风清朗，祖父边唱边打着节拍，哄傻姑进入梦乡。

凌启胜18岁那年，他的哥哥姐姐全部成了家，父母年迈，他成了家里唯一的顶梁柱。上山下山，挑担荷锄，他的手上生了一层厚厚的茧，脚底水泡磨平了又起。有一天，傻姑突然高烧不退，凌启胜用一辆小板车拉着她下山寻医，山里刮起了大风，乌云遮盖了半边天，凌启胜加快了脚步，但骤雨忽至，他脚底打滑摔倒在半山坡上，却使劲儿撑住板车扶手，傻姑只擦破了一点皮，凌启胜伤了两根肋骨。

凌启胜的大娃、小娃相继出生，他的母亲撒手人寰，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。他和妻子不仅要养育嗷嗷待哺的婴儿，还要分出精力照顾失能老人。灶膛里柴火噼啪响，屋顶上炊烟袅袅升，凌启胜上山干活儿，妻子把襁褓中的婴儿系在背上，给傻姑穿衣、喂饭。落日收尽余晖，柴扉掩上灯火，凌启胜下山归来，妻子为傻姑洗澡、铺床。

傻姑经常从外面捡回破烂儿，当成宝贝，藏在屋里，床板下面、柜子里头、犄角旮旯到处都是，夫妻俩就不厌其烦地整理。有一次，傻姑把烂衣破布塞进土灶里，烧黑了半面墙。凌启胜心中苦闷，一气之下，把破烂儿扔了个干净。妻子照常给傻姑送饭，却发现屋里空空的，她没了踪影。夫妻俩一直找到天黑，才从十多公里外的山沟里把她找到。傻姑浑身是泥，像个犯了错的孩子，瑟缩着不敢挪步。凌启胜抱住她，泪水湿了眼眶，崎岖山路，他背着她走回了家。

傻姑喜欢摘野草野果吃，吃坏了肚子，大小便失禁。拉到衣服里、床上，妻子换了又洗、洗了又换。她不肯吃药，凌启胜拿来冰糖比划着，她含在嘴里再吐出来，凌启胜捡起药丸，拿出娃娃的巧克力豆，接着喂。

凌启胜的父亲去世了。他把父亲的遗像摆在大屋里，傻姑在门口远远地望着，一站好几个小时。傻姑老了，70多岁，骨头越缩越小，眼神愈加恍惚。她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一连好几天，都不会走出来。

山风一如既往地吹，吹过一代又一代人。老屋前，傻姑奶奶坐在一把老藤椅里。大娃站在她的身后，拿一把木梳子，为她梳头。梳齿轻轻滑过她斑白又稀疏的头发，发丝在晨曦中闪着光。小娃在她们面前画画儿，画纸上，傻姑奶奶笑眼盈盈。老藤椅嘎吱嘎吱地响，仿佛在唱着一首歌儿，这首歌怎么也唱不完，伴着山风，从大山深处，飘向远方。

陆机在《燕歌行》里写道：“鸳鸯路结前程恨，蟋蟀床生半夜秋”。那诗里的蟋蟀与床，让人联想到诗意恍然的意境来。诗里没有蟋蟀声，那隐藏在蟋蟀声里的诗心惆怅、人世感怀、生命情愫，像无声的风一般趁虚而入，有着凉意与思念，眺望与渴望，沉迷与寂寥，四顾与茫然。那床上床下，小小的蟋蟀已经不是单纯的小虫子了，它是诗人生命里愁肠百结的回望，生成了乡愁绵密得犹如蒿草般丛生的无边思绪。

余光中在写给老乡诗人流沙河的信中说：“在海外，夜里听到蟋蟀叫，就会以为那是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”。那乡下听到蟋蟀叫声，大抵在夜晚，更有可能在床上，也只有在床上听，那蟋蟀叫声会听得更为清晰而亲切，细腻而细碎。余光中写过诗歌《蟋蟀吟》，表达了他在身世漂泊的境遇里，对于祖国统一的无限渴望，正如他许多乡愁诗歌一样，营造出了厚重的中华情结与文化缠绵，生成了深情而又悠远的丰沛乡愁。

流沙河为此写了长诗《就是那一只蟋蟀》，作为回应与附贺。那诗里的蟋蟀，“落在你的院子里，夜夜唱歌……凝成水是露珠，燃成光是萤火，变成鸟是鹧鸪，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里”。我读了这首诗后，想象蟋蟀落在院落里的时候，无论流沙河，还是余光中，他们聆听时最好是坐着，如果坐在床上是最佳选择，那比站着听，或者走到院落里听，更安详怡然，站着会影响听的滋味，去院落就会打扰了小虫儿的歌唱。

入夏以后，读诗时，就会留意一些写夏日的诗，读来总有一些别样的感触。翻钱锺书先生编选的《宋诗选注》时，读到苏舜钦的《夏意》诗，不觉就多念了几遍：“别院深深夏席清，石榴开遍透帘明。树阴满地日当午，梦觉流莺时一声。”

苏舜钦的诗，修辞有些生硬粗糙，给人缺乏灵动的感觉，但意思还是明了的。正因诗意太过明了，便不耐读，多读两遍，就觉了无余味，总像是欠缺了些什么似的，没有气象，也缺少余味。正如钱锺书先生在《宋诗选注》的《序言》中说的一样：“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，也是宋人的大不幸。”不独是苏舜钦的诗如此，大概有宋一代的诗都有这样的不足吧。

那么夏天呢？有浓浓的春意在前，最初的夏意难免让人感觉出它的清浅。也许这只是错觉，也许这正是春天留给夏天的一个难破难解的局，如此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套用钱锺书先生的这句话，有春意的烂漫和阑珊在前是夏天的大幸，也

床下蟋蟀鸣

鲍安顺

我想起白居易《夜坐》里的蟋蟀叫声。诗人夏夜感伤，独对秋风的联想让他渴望人生能有最忠实的陪伴，那一声声蟋蟀鸣叫，那影影绰绰的夜色，他也只有在床上聆听，才会有刻骨铭心的体会，于是就有了诗里的“斜月入前楹，迢迢夜坐情”的坐情，继而延伸出“梧桐上阶影，蟋蟀近床声”的坐床听鸣。那近床之声的蟋蟀鸣叫，让诗人内心安静，又让他心绪浮躁，急切得像一往情深的大海与夜空。

《诗经·邶风·七月》里对蟋蟀短暂一生有所概论：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。在古人的笔

下，蟋蟀的叫声，常常作为悲秋、怀乡、生愁等思情共鸣。而那“蟋蟀鸣吾床下”，是千百年来中华诗人和文人的深切感受，至今仍然活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。那叫声，于寂静祥和的子夜，拨弄我脆弱得如同游丝般颤抖的神经，点燃了我的纷纭思绪，让我酣然入梦，恍如在白驹过隙的时光之夜，让年华交替更迭，也让乡愁无边茂盛。我想，那在床下发出的蟋蟀叫声，藏着的是亘古凭栏北望的明月高悬，也是照彻我浓浓思念的幽古往事、乡愁童年、沧桑风情，还有文化遗迹里或生命废墟下的深刻缅怀。



麦子熟了 苗青 摄

夏意的浅和深

章铜胜

是夏天的大不幸呢。

到了凤凰山以后，我便被山间的景色所吸引，似乎比以往更加留意一草一木的点滴变化，也更在意它们应时应节的些微不同。

立夏后不久，金银花在人家的院子里开了。路过时，我被一阵金银花香所吸引，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，枝上有雪白的花蕾，也有已经开了的黄色花朵。有一户人家金银花的花蕾是我以前未见过的粉红。我站在阳光里看金银花，感觉到一阵热意，一阵浓香。在有着粉红花蕾的金银花旁边，有一株石榴，石榴树上也开了几朵榴花。这几天再看时，榴花开了一树，青翠的树上榴花如点点的火焰。入夏，夏意的浅，是在一树榴花上一点点地深浓起来的吧。

小区的门口有一大丛绣球花，春天时，我就一直在留意着它，可它一点也不着急，直到春深才露出一些叶子，我几乎忘记它了。前天傍晚，下了一阵急雨，雨后，我到阳台上看云，发现那盆绣球开花了，豆绿的花，一簇簇，有些花瓣已经转了粉红

色。盆里的绣球去年才栽下，长得不旺，花开得也不大。今天下班回来，我特意绕到那丛绣球旁边，花已经开了许多，也很大，豆绿的花多，粉红的花少，再过些日子，想必那丛绣球就更好看了。绣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半夏。

中午，陪几个朋友沿着相思河边往相思树走去。相思河边枫杨树是四十多年前栽下的，已经长成了大树，树干粗壮，浓荫满地。在树荫下走，阳光只在不远处光亮耀眼，好像和我们并没有太大关系。大概是日正当午时，四下里一片安静，我们在河边走的时候，有几只松鼠赶来凑热闹，它们从树上跑下来，响动也不大，横穿过路面，又消失在另一棵树枝的高处，很无趣的样子。夏天的正午，竟也有如此安静的时候，就连鸟声也是难得一闻，和苏舜钦说的一样，只是在梦里才会一闻流莺之声。梦里的那一声流莺，该有多寂寞啊。好在夏天是慢慢热闹起来的，若是到了蝉声鼎沸的季节，夏意也便深了。